



又是春风拂面时 油画 邓旭



天安号 丝网印刷、综合材料 罗必武

展览不是目的——写给青年艺术家们的话

Exhibition is not the Destination——Write to the Young Artists

王嘉 Wang Jia

说起给青年艺术家们提一些建议。我想聊的话题很多，一时竟不晓得从何说起。我在广东美术馆从事展览策划和美术史研究这么多年，亲见不少年轻的艺术家们茁壮成长。他们每个人的成功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和经验，要在他们之中概括出一些通用的原则或样式，还真的不容易。记得我在1996年从另外一个单位调入广东美术馆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建筑工地。土建工作刚刚结束，内外装修正在进行。我是广东美术馆最早调入的专业研究人员，曾经亲手创建了广东美术馆研究部。研究部的职能，就是展览策划、出版物策划与编辑，以及在这个前提下的学术研究。中国的美术馆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飞跃式的大发展。一方面是为青年艺术家们提供的展示平台更为充分了，另一方面也从美术馆的立场为研究和推动青年艺术家们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艺术家和美术馆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动态关系。美术馆不仅仅是一个展览空间，还

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而美术馆的文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此举办展览的艺术家们的趣味、取向、潜力及活力。

具体到青年艺术家，如何与美术馆合作，如今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各地美术馆的数量和传播力，早就跟前些年的状况不再同日而语。艺术家乃至观众，对美术馆的了解程度或熟悉程度，都在不断提升，而且今后还将有大幅度的提升。如果仅仅是想找个地方弄个展览，我建议青年艺术家们不要考虑美术馆。因为现在各种类型的展示空间，已经比较多了。美术馆是一个不错的展示空间，但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展示空间。至少，在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美术馆里面，展览仅仅是一个开始。伴随着展览的是，观众的态度、媒体的立场、信息传播中的各种评价，以及在美术史定位过程中是否具有学术性的研究价值，并具有多大程度上的研究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接踵而来。“在美术馆做展览，有助于提高名声？”一些出道还不算很久，同时又自感有了一定实力的青年艺术家们，或许都这样想。张爱玲也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这句话对于青年人，尤其是青年艺术家们也许是一种蛊惑。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过了“四十不惑”的美术馆的从业者看来，我想提醒各位青年艺术家们的是，所谓出名，也要选择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不同的美术馆，有不同的学术定位。美术馆和艺术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双向选择的关系。



云飘飘 绢本设色 杨纛

对美术馆空间的了解，是跟美术馆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美术馆的展厅状况各有不同，这就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展示效果。比如广东美术馆的展厅，大部分都是400平方米左右的正方形的展厅。当年据建筑设计人员向我们介绍说这样做能保证最大程度的观众容量，但缺点是牺牲了展线。缺乏展览经验的艺术家，都希望在展厅里面展出更多的作品。这种想法，一个字，错！在正方形的展厅空间，过密的作品尤其伤害展示效果，造成空间意义上的消化不良。多年来，在展览策划工作中，跟艺术家们最磨嘴皮子的就是这件事。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这个近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有时候居然需要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动某些人。其实，艺术家们从事创作都非常不易，如数家珍之感，我也非常理解他们。正因为如此，我才不遗余力地建议他们不要忽视展示效果。

在当下，并不是每个艺术家的画室，都能达到400平方米这样的规模。这就必然有一个问题是，在画室中看着很得意的作品，一旦进入到美术馆的展厅，就莫名其妙地被空间融掉了。这也是很多青年艺术家容易忽视的问题。在举办展览的时候，结合空间特点，量身订做地创作一组作品，固然最理想。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赶场式或巡回式展出的青年艺术家们而言，展示空间各有不同的特点，萝卜白菜难以兼顾。只能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加以安排，重要的是不管在怎样的空间展出，都必须至少要有几件撑得住场面的作品，把整个展示空间撑起来。艺术家不仅是画画或做作品，还必须要研究展示空间，要对展示空间有灵感、有敏感、有直感。安排展览的过程，就是一次艺术再创作的过程。把所有的工作都踢给策展人，固

然省心。但也要看运气。一方面是策展人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另一方面，策展人跟你的作品之间的缘分深浅之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效果。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医院的医生，处理常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很职业化，都很professional，正常情况下也没什么让人不放心的理由。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取决于你有没有“医缘”。“医缘”跟医生的水平高低没关系，水平再高，没有缘分也是如此。与其这样，倒不如自己多思考，因为策展人不是“医生”，艺术家更不是“患者”。艺术家对展示空间多一些研究，毕竟是有益的。

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展览不是目的。进入美术史或进入艺术市场，是青年艺术家的两大梦想。展览，是实现这两大梦想的方式之一。按照庸俗论的观点来看，前者可以出名，后者可以获利。事实上，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庸俗论，而不是辩证的庸俗论。辩证的庸俗论认为，不管是进入美术史，或是进入艺术市场，都是一种名利双收的行为。在重农抑商的农业时代，不宜过多谈“利”，而重于谈“名”。在资本时代的今天，“名”和“利”的一体化，已经无法把两者从庸俗论的话题中区别开来。更何况，青年时代的对“名”和“利”的追求，只要是走正道、走大道、走明道、不损人利己、不伤天害理、不违法乱纪、不巧取豪夺、不阴谋诡计，“取之有道”、“实至名归”，都不是什么忌讳的事情。那些已经“名利双收”的“过来人”，更没有理由建议别人都去“清心寡欲”。这跟觉悟的高低没关系，跟人生的境界也没关系。它是资本时代的生存需要，客观而言，也是当代艺术生产中的重要话题。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做展览？尤其是，为什么要到美术馆做展览？在与美术馆合作之前，必须想清楚这个问题。当下的各种展览场所层出不穷，想办个展览并不难。尤其是想找个地方，用办展览的方式搞一点创收或出一点小名，一点也不难。从美术馆的从业者角度看，我倒是建议青年艺术家不要急于忙展览，而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思考如何创作。展览是一种跟社会的对话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展览是一种进入艺术市场的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展览是写入美术史的一个借口，但不是唯一的借口。展览不是目的，它仅仅是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驿站。没有驿站，你会在漫长的旅途中非常疲倦。驿站太多，会耽搁你的行程。



迷楼 多媒体互动装置 吴达坤

双重立场，混合意见 Dual Position, Compositd Ideas

王晓松 Wang Xiaosong

在艺术产业和全球热钱的浪潮冲击之下，钱多人傻好像是我国艺术的一个重要表象。艺术界和演艺界越来越相似，大家所关心的是单向度的名声、市场反映和传媒影响。整个环境如此之热，所有人都想过来分杯羹，无论老少都纷纷开起了艺术工作室。撇开这个背景谈艺术家和美术馆的关系问题，只是空谈。

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的美术馆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单位，享受各级财政拨款，所贯彻执行的是各级政府的文化政策。但美术馆究竟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老百姓并不了解，各级长官也懒得费功夫弄明白，偶有机会视察，无非是勉励之辞。加之文化产业的呼声日高，以至于市面上野鸡美术馆比野鸡大学还多。谈艺术的问题，首先就要验明正身，看清哪个是李逵？哪个是李鬼？摆个地摊儿卖两张牡丹就号称著名艺术家；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以收场租为主营业务依旧敢装著

名美术馆的派头。我们的艺术家和美术馆真正发生关系，最长不过三十年，至今仍处于互相新奇、陌生、期待和不信任相混杂的初级阶段。一个是创造主体群，一个是学术参照系，两者都年轻，都有无限可能的未来，而未来的艺术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二者的关系。如何评判？如何把握？则需要批评家们介入。批评家能够对二者直接评头论足，他们也往往是艺术家和美术馆、社会大众之间的纽带，自然避免不了沾染上这个时代所有的颜色，高效、敏感却缺乏主见，也怪不得“有关”的理论反而不如无关的言论能说到点子上。艺术界的所谓学术腐败，比其它学科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大有学问。美术馆也会邀请连素描和版画都分不清的股票商人，以学术的名义面对公众大言不惭地谈“艺术”。所以，对艺术家来说，尽信学术不如无学术。

艺术家到美术馆，面对的大多是为一日三餐的普通员工，在美术馆日复一日的无差别的繁琐工作，磨平了他们原有的使命感。把美术馆的员工都当作自己的马仔使唤，动辄要求都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供品、把自己当作神仙来供奉，有点儿强人所难。认真确实应该，矫情则全无必要，今天的艺术已经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艺术已经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可见的链条，是对生活态度的某种自我转化和处理。而美术馆纵有种种让人不满之处，但它努力展